

真公故里行

早就想去漳嘉，去谒拜真公（陈铭枢将军，号真如，尊为真公）的故乡了。

30多年前，我尚是顽愚学子，就有真公英名如雷贯耳。我就读的公馆中学教务楼，就由真公捐赠所建，并取名“真如楼”。每每遇到漳嘉陈姓同学，总会为他们有这么一位先贤而油然而生的满肠子羡慕来。后来外出工作，在同事面前谈起家乡何处时，往往只谈一事一人：事为珠还合浦，人就是十九路军总指挥、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将军了。

船出曲樟，虽细雨如丝，却挡不住青山绿水扑面而来。那水，绿蓝如镜，一碧无际，清清澈澈；那山，苍翠如茵，一尘不染，郁郁葱葱。山连水，水接山，黛色连天，一派澄明。水面很静，只有小船马达在突突地欢叫，一两只水鸟不时在船前划过，带起阵阵生动的漪涟。

我无心山水，把目光投向山脚下的处处村落。这晨是客家山乡，那绿树簇拥、炊烟袅袅的地方，就应该是客家民居了。我到过福建、广东一些地方，也翻阅过一些关于客家的典籍，对客家的围屋、围楼略知皮毛。这种建筑不仅结构奇物，功能也大异于其他民居，大多都兼有一种准军事的性质。作为一个徙迁民系，客家人更有其异于其他民族、民系的悲壮历史。他们的先人，多为中原衣冠士族，不忍战乱灭绝才举迁南下。车辙辘辘千里，有汗，有泪，有血，更有顽强生命的抗争与繁衍。遥想当年，这山这水也必然是野兽出没，疠瘴横行，人迹罕至，鬼气森森。也正如此，才成了客家人躲避战乱的天然屏障。他们的先人，擎着祖宗的牌位，牵着全家老小，或五七一伙，或团如蚁网，来到这里，依着水边，傍住山势，立村设寨，围猎垦荒，抗击敌犯，繁衍子孙，代代相因，这才有了今天的处处村落。典范的客家民居，已不是简单的居家，而是历史的见证，文化的宣泻，和客家民系独特人格的一种外化。

看着村中一座座高耸的新楼，心中一阵怅然。时代变了，客家民居也必然要变，这是不可抗拒的。况且，这里有无围屋、围楼也仅是一种猜测。我只是希望，如此古朴秀美的客家山乡，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围屋和围楼，延续自己的历史，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
胡思乱想，海阔天空，不多一会儿，漳嘉也就到了。

上了码头，拐出山坡，穿过田垌，便到了陈氏祠堂。如果说一路上的民居不知是否尚存客家遗风，这里可就“客”气十足了。门前，是一块空地，平日可晒谷物，却也是族人集结聚议以至夏日纳凉的重要场地。晒场一边，是一堵弯月形厚厚矮墙，墙上由面而外话射形的枪洞赫然在目，一看便知，这既是界际，也是抗敌城垒。城墙外，则是一口人工池塘，不大，不质也脏，但这却是客家村落的又一显著标志，既便于生活，也防于战事火灾，据悉还是按五行八卦布设的。我是外行，只是看看热闹而已。

进入祠堂，迎面就是三块大牌匾，首当其冲的就是“将军第”。民国三十六年，真公

领上将衔，官至行政院副院长、代院长，也够显赫的了。前所未闻的是，光绪年间，这里还出了位两广总督府督标，钦赏花翎，英及夫人刘氏的两块诰命文书，经战乱而得以幸存，也就成了这里的镇堂之宝。所以，在“将军第”之后，又还有一块“骑尉第”。此外，还有一位翰林，也姓陈，有匾立此，却不是璋嘉人，且不去管他。有此“两第”，陈氏宗祠也就够亮堂的了。

这座祠堂，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大一座。三眼天井，把祠堂分成四进，左右回廊，外接厢房，环环相扣，层层迭进，最后一厅井然有序地供奉着列祖列宗牌位，那便是徙民系冥冥中的生命之根。虽未见庙堂般的烟雾缭绕，却也有一种森然大气逼压而来，我站在厅外，也怵怵然生出几分敬畏。

离祠堂不远，便是真公故居，可惜已荡然无存，空有几丛蕉树，在悉悉叙说无奈的寂寞。我突然感到，有什么东西在沉重地失落。真公十几岁离家，慷慨赴国，戎马一生，何等壮烈，何等伟业！可是，家呢？根呢？难道那一木之碑就算你一生的归宿？真公啊真公！您少小离家，一去不返，那怕是功成名就，官高权重，率军南征合浦也家门而不入，为的是什么？您一叶孤舟，沧海横流，天涯苦旅，几经沉浮，也必定经历思想上的痛苦涅槃即使是真面向佛，也难有灵魂的片刻安宁。既然一身事国，就作一生一世永不驻足的迁徙吧！

从璋嘉出来，已是暮鼓时分。山村那边，早已炊烟四起，不远处，鸭群呷呷，有女浣衣。我站立船头，一任细雨扑面，山风撩衣，突然记起几句客家山歌：

妹在塘边洗衣裳，
手拿擗槌眼看郎，
擗槌打在妹手上
只怨擗槌不怨郎。

多么祥和安宁，多么富有人情乡情。真公，您看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

廖德全